



中庸講記 (55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③ 寬裕溫柔：寬者慈仁廣大，廓然恢弘，而不嚴酷不狹隘也。裕者充裕有餘，綽然舒緩，而無迫促無限量也。溫者和藹渾厚，而不猛厲，不刻薄也。柔者遜順從容，而不燥烈，不暴戾也。

「寬者慈仁廣大」，寬就是闊，他的慈、仁，修道都是要講仁。在《禮記·儒行40》：「溫良者，仁之本也；敬慎者，仁之地也；寬裕者，仁之作也；孫接者，仁之能也；禮節者，仁之貌也；言談者，仁之文也；歌樂者，仁之和也；分散者，仁之施也。

儒皆兼此而有之，猶且不敢言仁也。其尊讓有如此者。」

「溫良者，仁之本也」，溫良者，我們常講「溫良恭儉讓」，一個有仁的人，色要溫，講話很溫和、溫柔、善良；人要善良，這是仁之本質，本質就是溫良。

「敬慎者，仁之地也」，敬是恭敬；有仁的人做事情一定很恭敬、一定很謹慎。地就是基礎；他對人恭敬，做事情小心，所謂「戰戰兢兢」，一定是恐懼謹慎，做為修身的基礎，這就是仁的基礎。

「寬裕者」，寬、闊，路要讓大家走；有一「程門立雪」的故事（註），就是發生在程明道與程伊川兩兄弟的弟弟身上；弟弟伊川先生的教學相當嚴格，得罪很多人，所以看就知道了；程明道 53 歲歸空，歸空前講不出話，對著弟弟一直用手在比，意思是路要廣闊些；他弟弟有猜出來，明白哥哥是叫他路要寬闊些，讓眾人走，不要只自己一個人走就好。

理天也不是自己一個回去就好，さみしい（日語，寂寞之意），這樣是很寂寞的，要挨挨陣陣（台語，喻眾人成群結隊，場面很熱鬧），大家攜手同歸才好。

兩兄弟僅差一歲，都是北宋很出名的理學家，而弟弟較長壽，多活 22 年。聽說哥哥歸空時，弟弟為兄寫碑文，來送行的人是挨挨陣陣。而弟弟死的時候才 4 個人送行。這有歷史的記載，沒人氣，人都被得罪光了，這就是把路走得很窄。

「仁之作也」，作就是發動；若沒有將仁發動起來，作就是發動、造作、動作，是仁的動作，假設路沒有走得寬闊，仁就失去了。

「孫接者」，這個「孫」同辵字旁的「遜」，謙遜的遜，人要謙虛；「接」是待人接物。

「仁之能也」，是仁的顯露，仁是作為，將之顯露出來。

「禮節者，仁之貌也」，為什麼我們要研究佛規禮節？這是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《大學》的表露；「貌」，一個容貌。

「言談者，仁之文也」，語言，從一個人講話就能知道他有沒有文雅，文雅是內心仁的一個發現，所以講「仁之文也」。

「歌樂者，仁之和也」，唱歌所表達的歌與樂，能表達內心仁的和諧。

「分散者，仁之施也」，《大學》云：「財散則民聚。」做一個「散財童子」，但這個施不是指錢而已，禮也是一種施，施予人家，對人恭敬也是施，這都是仁。

「寬者慈仁廣大，廓然恢弘，而不嚴酷不狹隘也」，達摩祖師講：「廓然無聖」《景德傳燈錄》。道是包羅萬象，包括所有的虛空，不是天地而已，虛空日月星宿都包含在我們的心中。這不只講「宰相肚內能撐船」而已，

而是包虛空，從哪裡顯露出來呢？「而不嚴酷」，對人要溫良，不要太嚴酷（殘忍、暴虐）；現在的人講酷（cool）很好，形容這個人很酷，小孩說：「很酷！」什麼是酷，我不知道。

「不狹隘」，若是狹窄，只一個人過得去而已，像我們去墾丁，有一線天景區，僅一個人過得去，那太窄了，若多人要過去，得過到什麼時候？

我們現在要將道傳到萬國九州，全世界 60 幾億人口（講述當時），若能有百分之一，我們可以度 6 千萬人，就很不簡單了；所以是不是路要寬闊？才能帶這些人回去。

老前人時常講：「我們身為修道人的使命，是要想辦法看如何帶人家回去？這是我們的使命。」要帶人家回去，就要先將路開展得寬闊，使交通便利，要回去才能快速。

「裕者充裕有餘，綽然舒緩」，「綽然」是綽綽有餘。「舒緩」，緩是給人安穩，就是路寬廣有餘，讓人走得很舒適、很安穩，不會恐懼，路寬廣自然不會恐懼。路窄就危險，像蘇花公路狹窄路段就很危險，所以路要寬廣。

「而無迫促無限量也」，就是要很寬裕；「無迫促」就是讓人不會有壓迫感，再多人都能過得去。

「溫者和藹渾厚，而不猛厲，不刻薄也」，做人本來就是要這樣，要和藹、敦厚，不要太過於嚴格、嚴厲；嚴格會讓人有什麼感受呢？「啊！某某人為人好刻薄。」剛剛講「溫良者，人之本也」，刻薄這樣就不是我們的本質了。

「柔者遜順從容，而不燥烈，不暴戾也」，「柔者遜順」，遜是謙遜；「從容」就是不迫，沒有壓迫感，很自然地顯露，所以也不燥烈，人就不會產生急性、暴烈等不好的形象出來。

④有容也：仁也。則度量寬大，故曰有容。

「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」，「寬裕溫柔」，就是有容，容是容納、容量；容量也是仁的一種展現，這是聖人、要成為一位儒者、被稱為是儒家的人，就要具備這 8 個條件，這是仁的根本，不是已到登峰造極，而是最起碼的基礎，一定要具備這些。

「仁也。則度量寬大，故曰有容」，仁就是告訴我們度量要寬大，

故有容。度量一定要寬大，所以我們有時在論自己修道已幾十年，有時卻沒有「一句話的工夫」，有沒有？一句話我們都無法容忍、容納，你想我們是修到哪裡去了？

社會的人都沒有修道，做一位普通的凡夫俗子，有時講兩句他們都還能容忍，而我們有時卻聽到一句話都容納不了，你想我們的道行有沒有提升？有時 50 年的修辦工夫毀之一旦，就為了這樣而已。

一般修道，在大體上我們都會因場面不同而有所斟酌，怎樣的場面可以這樣或不可以這樣。但在日常生活中卻常常不會斟酌，為什麼？靠俗嘛（台語，比喻人的交情熟稔而不拘守細節），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，不論在家庭也好，在修辦道的道場也好，時常相處的時間，剛開始還有尊重，都會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」。到了後來就會靠俗，以為這些人幾乎天天相處，開始講些風涼話都不覺得有什麼要緊，這就會有失差錯的地方。

我們要做一個有風範、帶領整體道務的人，所以說為什麼要戰戰兢兢、時時都要謹慎，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。

⑤發強剛毅：發者奮起決斷，如矢赴的，而無廢弛無滯留也。強者武勇有力，能勝艱鉅，而無萎靡無滯懦也。剛者果敢不屈，嗜欲不能奪，利害不能搖，而絕無柔弱也。毅者堅忍持久，不衰於末路，不廢於半途也。

「發者奮起決斷」，一個人做事情若是拖泥帶水，這就是他的判斷力、思考力不夠；有很多人對小事都還不會處理，猶豫不決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「發」，初發心也是發，這講起來是智慧還不足，判斷力不夠。

「如矢赴的」，「的（音ㄉ一、）」，是一個靶、一個目標，好像箭這樣射出去。

《孟子·萬章下》提到：「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」

講到智與聖，智是比喻人的巧（台語，聰明的樣子），聖就比喻是力；好比射箭來講，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他們的智慧也都達到聖人的境界，以這三位與孔子對比，孔子是集這些人的優點，再加上智，智就是巧，即機巧，這個巧不是奸巧的巧，而是指技術。

論射箭，每位聖人都能射到百尺之外，卻無法射中目標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技術不如人。我們也是一樣，修道要能修到達成目標，但是若有所偏了，目標偏了，而沒有達到目標，也會這樣，即使我們出的力道夠。

第一點講「始條理者」，就是智，開始的這個初發心、這個目標不要偏差了，所謂「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」，若開始就偏了，到後來目標就差得很遠了。

「而無廢弛無滯留也」，箭一射出去是沒停息的，一直向前飛去而沒有停頓；我們想想：我們修道這條路的箭是不是也射出去了？都已向目標方向射出去了，能不能半途而廢？不能半途而廢，要始終如一，亦即沒有休息；「無滯留也」，就是沒有休息，所以發是沒有休息的、不停止的，要直到目的地。

「強者武勇有力，能勝艱鉅」，子路問強，孔子都講得很清楚了（《中庸》第十章）。「武勇有力」，是要有力，要武也要勇，我們修道的勇，不是要武功好或體力好的勇，修道是「知恥近乎勇」《中庸》，端看反省的工夫夠不夠？

《中庸》第三十三章會解釋所謂「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」的道理，能不能做到這點？這才是所謂的「強」。

當然說到「強」，《中庸》第十章的「和而不流」與「中立而不倚」，也都是強。但這裡才是智，譬如一個人能承認自己的過錯。現在修道比較好修，怎麼好修？現在懺悔都是對佛祖講的，講給佛祖知道就好了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，因為隱私權。

古早老前人都叫大家要講出來，你想我們敢講出來嗎？都會隱瞞二、三分，這要講良心話。懺悔的效果好不好就不知道了，因為講出口旁人就聽到了。現在要我們講出口，我們敢講嗎？可能剩不到五分，因為有的人也都會有所隱瞞。但若對佛祖講，我們就會全盤吐露。

註：程頤（伊川先生）為人嚴肅，學生都很敬畏他。游酢和楊時去拜見程頤時，他正坐著閉目養神，兩人不敢驚動而一直站著等待；等到程頤睜開眼，才請他們快點回去，此時門外已下雪一尺多深了。後用「程門立雪」這句成語比喻尊敬師長和虔誠向學。

（續下期）